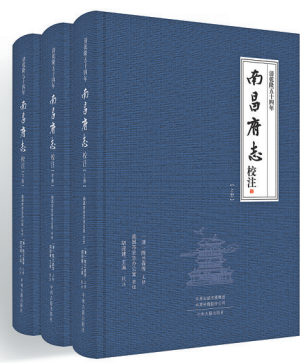




# 传承文脉 存续典籍

□ 胡迎建



▲《清乾隆五十四年〈南昌府志〉校注》  
[清]陈兰森等 主修  
南昌历史志办公室 整理  
胡迎建、王涛 校注  
中国古籍出版社

观今宜鉴古,要了解某一方地理、历史、人文、事件,最好的途径莫过于阅读地方志。资料宏富,谓为体大思精的小百科全书,并非夸张。且方志多由一方主政者主修,聘请当地知名学者任纂修或分修。他们皆是学植深厚、熟悉地方情况而又擅长写作者。由于世事沧桑,且因战乱、火焚以及保管不易的原因,今日宋明志乘已是稀缺,不少失传。清代方志存世虽多,然亦有不少或在当地难觅,仅在域外有收藏。即使国内图书馆有收藏,然束之高阁,借阅不易。要让方志成为地方党政干部、众多文化人、文史工作者的案头读物,最好就是重新出版,化身千百。

南昌为上古豫章郡治。唐代洪州治所在南昌,下辖诸县构成以后七县一州的政区。南昌府为江西省之首府,辖域广,因而府志涉及面多,分量尤为厚重。南昌史志办早有旧志整理的宏愿。2020年9月开始旧志整理工作,经过修志工作者的努力,两年后出版明万历十六年《新修南昌府志校注》(后文简称万历本《南昌府志》)。同年又启动对清乾隆五十四年《南昌府志》(后文简称乾隆本《南昌府志》)的整理。多方协调,经过三年的群策群力,终于推出分为上中下三册的厚重之作。

此志较之万历本《南昌府志》,不仅后出转精,且后出转广,资料更多,纲目更细,考证更多。万历本《南昌府志》30卷,约100万字;乾隆本《南昌府志》76卷,200多万字。集自然与人文于一体,不仅展示万历十六年至乾隆

五十四年二百年来地方各方面的变化与发展,举凡沿革、建置、科举、人物,细大不遗,且此志并非续志而是增修。比如山川地理,较之万历本更为详细,绘图不仅有地形图,且有治图、名胜图等,图后有精炼的文字说明。又如府志中关于南昌古城池格局、街巷分布、衙署、学校、书院分布,古筑形制的记载,为当代城市历史风貌保护提供了精准的历史依据。又比如,创始于南宋的豫章书院,至清代发展极盛,但历代记载文字不多,而收入此书诸如规模、学制、学约、山长、人才等方面资料甚全,包括康熙帝御书赐额“章水文渊”也有记载。又如,此志中不少万历本以前的人物,而为万历本所无,说明其搜集材料更为广博。再如,此志记载汉桓帝时有如下记载:“李朝,南昌人,字伯丞,有文章才。为魏郡监、黎阳营谒者。和平元年,立张公神道碑于黎阳,朝作《歌九章》颂之。”修志者取自宋人洪适《隶释》《歌九章》。如今的《江西文学史》始于东晋,以陶渊明为标志,有此则可以改写地域文学史始于东汉。还如有关黄庭坚的佚事、交游、遗踪,也较万历本增加不少。再是重考证,方志的体例是述而不作,但编者有疑义处往往加按语以考证,阐明观点。凡此种种,应是受乾隆时代重汉学、重考据的治学风气所致。

主修者陈兰森,乾隆二十二年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南昌知府、署江西布政使,在地方治理、漕运整顿等方面颇有政绩。著有《南

陵纪咏》《庐就草》。主政南昌时,他深知修志之责任,且受到他的友人与一些官员的鼓励。祖父陈宏谋,曾为江西巡抚,一代名臣,著述颇多,很早就让他了解并熟悉南昌。但此部方志并非仅凭陈氏一己之力,而是有前任南昌知府黄良栋辑修的府志为基础,有人才济济的编纂者,有七县一州主政者与地方文人纷纷提供资料。陈氏还聘请著名方志学家谢启昆参与纂修。谢氏江西南康人,师从江西学政、大学士翁方纲,此期间在白鹿洞书

院任山长。由此协力同心,水到渠成,才成就了不负众望的乾隆本《南昌府志》。

历经二百年岁月沧桑,乾隆本《南昌府志》仍具有不可替代的文献价值与现实意义。南昌史志办重新整理出版这部府志,是尽传承文脉、存续典籍之责,也是回应时代需求、挖掘历史文化资源以服务时代需求。由于旧志全是文言文,且不分段无标点,令人阅读,不免艰深。此次均采用横排、简体字加以标点,长篇分段,异体字改为通用字。凡原文有讹误或衍、脱字均在一段之后列有校记以订正。又如“巳”“己”,在原版本中均作“巳”而不分,此次则在上下文语境中予以分别处理。由于古今地名变化,古代官制难为今人知晓,重要事件、过于艰涩的字词,整理者均作有简注。这一切都是为了便于今人的阅读。当然,质量高下甚为重要,标点校对是否正确则为重中之重。在整理过程中,我们深刻体会到旧志整理工作的艰辛与不易。

如今出版的《清乾隆五十四年〈南昌府志〉校注》,面目一新,赏心悦目,资料丰富,品类齐全,文献可征。继承传统,可作当今治政者之借鉴,从事经济、历史、文化研究、发展旅游事业,均可以从中找到珍贵的资料。也希望今后有更多的人读到它,尤其是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可以借此深入了解古代南昌,为今日的城市精神文明建设服务。并期待以此为契机,推动更多的旧志文献得到系统整理与活化利用。



## 归去来兮 觅乡愁

□ 赵斌

书是前些日子得的,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的,封面素净,只一幅淡淡的水墨山居图。作者禅一,本名朱法元,修水人,从军从政数十载,退休后回到幕阜山下。这本《山居图》,是他写给故乡的情书。

少时在山间田埂上跑,听惯了乡音俚语;青年走南闯北,看惯了世事浮沉;晚年回到山里,煮茶,写字,听雨,悟禅。朱法元把这些全都写进书里,写山,写水,写人,写事,写那些散落在岁月里的记忆碎片。

有一篇写山风。他说山里的风是有颜色的,春天是绿的,夏天是青的,秋天是黄的,冬天是白的。我读到这里愣了一下,自己好像从来没注意过风是什么颜色的。但仔细想想,他说得对,山里的一切都有颜色,只是我们没细心停下来认真体味。有一篇写荷塘。他说荷花开的时候,整个村子都是香的,像空气本身有了味道。他又说荷塘边有一棵老桂树,秋天开花的时候,香气扑鼻。读到这里,我忽然想回修水去,在荷塘边坐一个下午,等风来,等香来。有一篇写五哥。五哥是村里的木匠,手艺好,人老实,一辈子没出过山。后来五哥老了,眼睛花了,手也抖了,就再也不做木匠活了。朱法元回村的时候去看他,他坐在门口晒太阳,眯着眼睛笑,说:“你回来啦。”就这一句,我看了好几遍。不知道为什么,眼眶有点热。

全书收录散文三十篇,分三卷。但我更愿意按自己的读法,把它们分成六种样子:有些写乡土风物,《山居图》《山风》《荷塘》《桂树》,都是他日日相见的东西,写得像老朋友。有些写人情世相,《相看》《五哥》《面子》《牌风》,写的都是普通人,却让人看见人性里的光。有些写民俗烟火,《把酒》《茶味》《汤罐里》,写的都是日常,让人尝到日子的味道。有些写山水行记,《汨水之源》《古寺禅院》,他走一路,记一路,笔下有山水,心里有禅意。有些写岁月往事,《流年异事》《火殇》《小土屋》,那些藏在记忆深处的旧事,被他一件一件翻出来,晒在阳光下。有些写人文印记,《取景》《介石堂记》,他写故乡的古建、文脉、传承,让文字成为另一种意义上的祠堂。这么一归类才发现,他不是在写一本书,是在建一座园子。山水是园子的骨架,人情是园子的血肉,烟火是园子的气息,禅意是园子的魂魄。他把修水搬进了书里,又把书捧给了我们。

但他写得最好的,还是那种“归来”的感觉。他在书里写自己晚年回到山里,种菜、养花、喝茶、会友。不刻意避世,也不刻意入世,就住在那里,和山水待在一起,和自己待在一起。夏天在屋檐下听雨声,看雨幕,感受心灵洗礼;清晨奔赴茶园嚼茶叶,品山的味道、日子的味道;在黄龙寺外聆听钟声、鼓声、诵经声。他把自己见过的、听见的、感受到的,原原本本写下来。但读着读着,就觉得自己也被带进去了,也站在那屋檐下听雨,也走在那茶园里嚼茶,也立在那寺外听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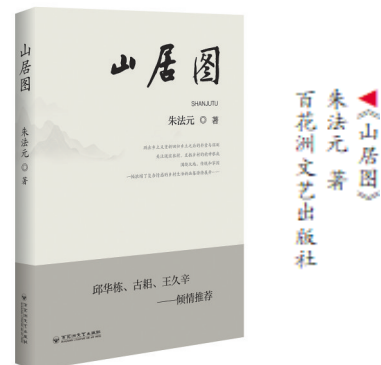
有一篇写“忏悔的旅程”,最是动人。他说人这一辈子,总有亏欠的人,亏欠的事,年轻时顾不上,老了就一直在心里翻腾。他回故乡,去给长辈上坟,去找老友叙旧,去那些亏欠过的地方站一站。“有些东西,欠下了就是欠下了,还不清。但至少,要记得。”这句话我读了好几遍。想起自己也有许多亏欠,对父母,对朋友,对故乡,忽然也想回去走一走,去那些亏欠过的地方站一站。

有评论家说这本书是“从大地生长出来”的,有山水之灵气、乡土之温度、文脉之厚度、禅意之深度。这话不假。但我更愿意说,这是一本让人安静下来的书。

这年头,让人安静的东西不多了。打开手机,铺天盖地的消息;走进人群,避无可避的喧嚣。我们被推着往前跑,跑得忘了自己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朱法元不跑,他回到山里,回到故乡,回到自己心里。然后用文字告诉我们:别跑太快,停下来看看,山在那里,水在那里,那些真正重要的东西,一直都在那里。

合上书,看着封面,再看看窗外,没有山,但心里有。我想起修水清晨的雾、傍晚的霞、江边的洗衣声、巷子里的孩子笑。那时候只觉得好看,现在知道,好看底下还有东西——那是朱法元说的“根”,是每个人都有的那个来处。

他用一本书,替我们回了趟故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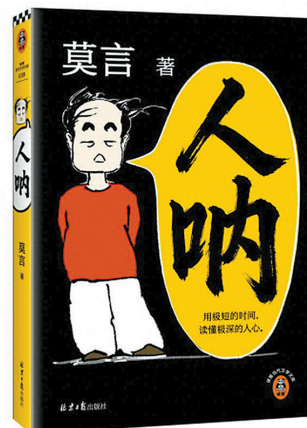
▲《山居图》  
朱法元 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遇见地拉那》  
魏抱平 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 举重若轻间 深藏爱与愁

□ 米丽宏



▲《人呐》  
莫言 著  
北京日报出版社

莫言的长篇,以奇崛瑰丽的想象、厚重粗粝的风格、荒诞写实的笔法,在中外文坛独树一帜;而他的新作《人呐》,却一改磅礴叙事,以举重若轻的短章,描众生百态,写尘世冷暖,藏纳着作者对人间世的浓郁之爱与淡淡哀愁。

《人呐》是一部笔记体小说集,全书81篇,单篇长不过3000字,最短仅71字。读时,翻页速度与刷短视频差不多。在短视频为王的当下,也算是文学对年轻语境的一种积极拥抱了。

虽篇幅短小,却也“五脏俱全”。本书内容涵盖了乡土神话、当代观察、市井百态、江湖轶事……其中一类写实,若《世说新语》;一类魔幻,类《聊斋志异》。凡此种种,皆聚焦于“人”,最终浓缩为深沉一叹:“人呐!”

故事的主人公三教九流,在作者笔下透露出人性的微妙或幽暗。好人有私念,恶人有隐情。人之善惡,并不是完全对立的,而是如太极图般,阴阳相嵌,交织相融,流转于一心一念之间。对《坏种》里那种毫无廉耻、以举报为乐者,他不做道德审判,只平静呈现恶的本能与肆无忌惮;《实诚》中卖麦子老人当众亮出自己麦子布袋旁边的沙,呈现了一种不合套路的“实诚”;《一句好话重千斤》里,一句善意之言照亮作者的人生之路,

但并不煽情刻意。作者看透了人性,看清了生活,却“看透不看破”。这种通透,包含着对凡人的悲悯与包容。

《真牛》中,那头公牛不干活就两眼放光、精神抖擞;套上耕套干活就翻白眼、装病,作者写“牛翻白眼,不见青光,疑似阮步兵转世。”牛之倔强如此,而与

集市中的对话,又流露着一种深深的无奈。《仙桃》中的仙桃,似一个轮回的道具。起初人们造抛石机,是想击落仙桃,一享口福,不意抛石机成了打击侵略者的武器,而上级的表彰恰是一篮仙桃。《盗车铃》中,车铃铛被连环盗,撕开的是人的侥幸心理与道德底线的脆弱;《群众演员》中的临时演员,折射出一些人卑微的尊严和世态人情的逢迎。在这些故事的书写中,我们发现,作者不控诉,不批判,只以简洁的语言、生动的细节,融合荒诞、诙谐、反思、巧合、奇遇等多种元素,将人性的灰色、生存的悖论,轻轻托起,直抵人心。

每个人都能读出一份似曾熟悉的故事场景。是啊,身边常有,心里常有,而今纸上遇见,深深一叹。《卖驴技》里的老周父子并不是恶人,却以一种狡黠的生存法则,游走在道德边缘。他们用各种伎俩作假:烧驴毛、钻驴牙,用盐擦亮黄齿;再以“坦诚”的“真话”,瓦解买主的疑虑。“用真话骗人,反常事也”,可是有的时候,人们偏偏就吃这一套。这个世界类似的荒诞,还真不少。

《手贱者必读》中,男孩沉迷“飞石神技”,闯了好多祸;误伤孕妇、砸破斗笠、击伤同学额头、将驴驹的腿射伤……此后经年,那头被射伤驴驹的影子一直萦

绕在心,成为一种永远的忏悔。是的,有些伤痕会伴随一生,或许慎于行止,才能少些遗憾与隐痛吧。

《锦衣》是一则微“聊斋”,故事讲昇星官在凡间与一女子寻欢,终被女子母亲窥破,使得巧计昇星官露出原形。这个故事似乎在暗示:善惡无界限,总在神性与兽性之间往复摆动,就如昇星官所化的那只五彩大公鸡。而《虎从天降》写虎年除夕,一辆豪车在空荡荡的大街上行驶,忽然天降一只大老虎,砸了车顶盖……太魔幻了!就这么一个场景描摹,文章戛然而止。作者想隐喻什么?富贵无常?权力高危?反贪反腐?无解。只有一幕魔幻剧,余味悠悠。

几十篇短章,如一幅文学拼贴画,拼出了一幅关于人性、权力与生存哲学的斑斓图景。简单也深刻,轻捷也厚重,举重若轻中,深藏着作家的爱与哀愁。故事中,寄寓着作家对平凡劳动者的敬畏与赞颂,我们还能品出一种淡淡的哀愁,作者对人性,对命运,对普通人的生存挣扎……发出声声长叹,“人呐,本就藏着世间的答案”。并非绝望和冷漠,而是宽容和接纳。也许这本书就是要告诉我们:看清了生活的真相,依然热爱着;清楚人性的复杂,依然善良着;见识了世界的荒诞,依然温柔着、坦荡着。

## “种”文化的诗意和永恒

□ 郭志锋

博尔赫斯说:“一代又一代的玫瑰,在时间深处相继消失。我希望,逝去的事物中有一朵不被遗忘,没有标志或符号的一朵。”这位说过“图书馆就是天堂的模样”的阿根廷诗人,一生都在寻找心中那朵不被遗忘的玫瑰。其实,人人都在寻找自己的这一朵。长篇散文《遇见地拉那》的作者魏抱平何尝不是呢?

打开《遇见地拉那》,犹如打开一朵质地鲜艳、羞涩含苞的玫瑰花,诗意和惊喜,和着暗香一起扑面而来。它是一部真实记录支教岁月的非虚构作品,语言质朴而劲道,结构严谨而清晰。全书用十个篇章详写了作者为到大洋彼岸“种”文化所遇到的各种机缘,所付出的各种努力,展示了她细腻而婉转的心路历程,真切而动人。

从首篇《跨越地中海》中读到,13年前的秋天,作者从中国大地飞往阿尔巴尼亚的上空,从乡村中学飞往地拉那孔子课堂。她在心里暗暗地追寻:这命运的杠杆要倾斜何方?远方的召唤具有怎样的神奇力量?在飞机奔赴星辰大海的征途中,作者的内心已感受到沉重的使命感,以及与众不同的责任和担负。字里行间,句头段尾,流淌着一种激情,一

种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从文章开头至全文结束,都紧扣着这个主题:中国与亚得里亚海畔的阿尔巴尼亚虽经风云变幻,曲曲折折,但在当今复杂的国际格局中仍能携手并肩,用真诚铸就情谊,闪耀着独特光芒。而此刻,作者作为孔子学院的一位老师,正是这份情谊的传承者与开拓者之一。

作为一部兼具文学价值和文化传播价值的作品,《遇见地拉那》贡献了一系列有温度、有生活、有力度的支教细节,情感丰饶,内容厚实。首先书中用大量笔墨,展示了课堂风景,抒写了师生共度文化时光的种种美好。从《遇见地拉那》到《儒时光》,都承载了“种”文化的具象表达。我们看到,在孔子学院与孔子课堂,每一个汉字的纠音,每一声欢快的“你好”,田字格上的每一笔横竖撇捺,都在勾勒中华文明的轨迹,都在传播中国文化,播撒华夏文明的种子。除了语言教学,孔子学院的教师们还借助于书法、剪纸、太极、茶艺等有趣的文化活动课,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阿国学子的心中生根。“一折二画三剪,简单两笔,咔嚓几声,一个活灵活现的灯笼便跃然于纸上。除了灯笼,我们还剪了‘春’字和鲜

花图案剪纸。我现场演绎步骤,他们一步一步紧跟步骤。安德鲁‘咔嚓咔嚓’挥舞剪刀,不一会儿,他便提着一个模样端庄的‘春’字冲到我面前,他笑意盈盈地问:老师,这个字我剪的好吗?”剪纸课上,童趣和活力溢出了纸外。这种以语言为工具,以文化为种子的“种植”,让中国文化遍布斯库台湖畔和地拉那街头巷尾,为当地民众打开了一扇多维窗口,在他们心里埋下了东方文化种子。

其次,全书记录了阿国学生对中国老师的崇敬和喜爱。这是爱出者爱返的生动写照。“去他们家做客时,他拿出几本厚厚的阿语版中国历史书籍与我探讨蒙古的铁蹄踏过欧洲的哪些地方。”百姓对中国友好,学生更加友爱。“当我对他们说着:‘你好,发罗拉’,他们回应我:你好,中国。”一句简单的问候,成了友谊的桥梁。“老师,我们很喜欢你们的课。”课堂结束后,他们自发鼓掌致谢。“掌声,不仅是发自内心尊重老师,更是对中国、对中国文化的尊重。”“安吉拉跑过来要与我合影,她的脸贴着我的脸,我们感受到彼此间的温度,温柔又亲密。”一个小小的举动,蕴含着千言万语。更动人的是,多年以后,“种”下的文化果然扎下了根,开

出了灿烂的花朵。在一个寻常的午后,已亭亭玉立的学生玛莎写信告诉作者,她已经通过了HSK(国际汉语水平考试)三级测试。“You really made my day”(你让我的日子很好),她反复地写道。她说她要继续学中文,她要来看看中国与老师。

纵观全书,以“我”为叙事视角,以“我”的足迹为主线,作者给读者带来海量新鲜而惊奇的信息。异地的风物与人情,生活中的花开与花谢,都融合在语言与文化的交流互鉴中,融合在永不磨灭的友谊里。